

陳映真小說集 2

1964-1967

唐倩的喜劇

一綠色之候鳥／

獵人之死／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哦！蘇珊娜／最後的夏日／

唐倩的喜劇／

第一件差事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302

陳映真小說集2〔1964-1967〕

唐倩的喜劇

陳映真

洪範書店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302

陳映真小說集 2 [1964-1967]

唐倩的喜劇

著者：陳映真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02)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02) 二三六八三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版：二〇〇一年十月

定價二二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ISBN 957-674-216-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倩的喜劇／陳映真著.--初版.--臺北市：

洪範，2001〔民90〕

面：公分.--（洪範文學叢書；302）（陳
映真小說集；2）

ISBN 957-674-216-1(平裝)

857.63

90016093

目次

一綠色之候鳥	1
獵人之死	27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51
哦！蘇珊娜	75
最後的夏日	87
唐倩的喜劇	121
第一件差事	159

一綠色之候鳥

1

雨刷刷啦啦地下著。眷屬區的午後本來便頗安靜，而況又下著雨。我正預備著斯蒂文生的一篇關於遠足的文章，覺得不耐得很。中學的時候，就聽說過他的英文是怎樣的完美。到了大學的時候，便很熱心地讀遍了他的文章。那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總以為學好英文，便什麼都會有了。現在對出國絕了望，便索性結了婚，也在這個大學擔任英散文的教席。我於是才認真的明白了我一直對英文是從來沒有過什麼真實的興味的。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各級學校時的同學、老師們，乃至於現在的我的學生們，

都很誇讚我的英文。這起初也使我有些兒高興。但是近來，特別是像現在預備這一篇 *Walking Tours* 的時候，簡直憎厭得很。

這樣地一個人發著呆的時候，窗外雨中的門忽而響起了一聲微弱的、卻極為沉沉的聲音。我想是妻回來了，便望著那在雨中被刷洗得很乾淨的門。但是過了很久都沒人按鈴。我忽然想起一件往事，禁不住一個人微笑起來：

「陳先生，」伊說：「我想學英文，請你指導我，好嗎？」

我當然謙虛了一番。伊便說：

「請不要客氣啦，我聽說你英文很棒。」

伊然後便訴說伊在師範學校裡的時候，學校方面是怎麼不注重英文，英文老師又如何的不行，顯得很苦惱的樣子。我大概便回說：指導是當不起，彼此研究就是了等等類似的話罷。但當時我卻一下子記起來幾天前在大使館裡那個 A·羅哲爾參事說的話：

「陳先生，你的英文很美麗。你曉得我們該多麼歡迎你到我們的國家去，可是我們有規則，有原則的。我們很抱歉，但是你了解的，可不是？」

我說：

「呵，是的，我當然了解的。」

於是乃握手如儀。A·羅哲爾參事的大手上，閃閃著很細的汗毛，發著黃得發紅的光澤。

而伊當然沒有把英文學好。現在想起來，伊是個多詭計的、有些虛偽的女人。但我們便這樣戀愛起來，而且結了婚。

這樣想著，我便逐漸想念著伊了，畢竟還只是新婚的人呢。現在書是怎麼也看不下去了；把很無聊地陳說著遠足之功用的那一段文字，反反覆覆地讀了幾遍，卻怎麼也不能明白。然而心裡卻很執拗地爲剛才門外的一聲輕擊，弄得很不安寧起來了。

——會是郵差送信來嗎？

於是便冒著雨去打開信箱。信箱裡卻什麼也沒有。我開了門，也只見一條在雨中很寂寞地躺臥著的甬道，以及許多密密地關閉著的別家的門。忽然我聽見一陣撲翼之聲，才發現了一隻跌落在打開了的門底下的綠色的鳥，張著很長的羽翼。人拳大小的身體在急速地喘息著。

2

妻終於回來了的時候，我已將那綠鳥安置在一個鉛網編成的捕鼠籠子裡了。

「看看這是什麼。」我對妻說。

妻甫浴罷。窗外依然緊密地下著雨。妻對鏡而粧；伊的那種用絹巾包住了頭髮的風情，我一直是很喜歡的。伊將雙唇含成一條細線，用心地上著面霜。

「喂，」我說。

伊在鏡子裡瞟了我一眼。伊的極深而大的眼睛，會使你那麼微微地恍然一驚。

「喂，看看這是什麼東西。」我說。

伊在鏡中注視著置在案上的捕鼠籠子，皺起伊的那已經洗掉了眉墨和鉛華的眉宇。

「啊！」伊說。

伊於是坐到我的身邊來。伊說：

「什麼東西？」

我約略地告訴伊我找到這綠鳥的由來。自然我沒有告訴伊那時我慾望著伊的心情。伊只是說：

「啊！」

我本就不是喜愛小動物的那種男人。但我卻可以從伊的這一張白油油的彷彿面具的臉上，讀出來伊不只是不喜歡這綠鳥，甚至有幾分厭惡的意思罷。我忽然因此有些忿忿起來。結婚以後，我便發現了伊是個多詭計而又有幾分虛偽的女人。在戀愛著的時候，伊便把用以和我接近的英文功課全丟了。那時伊看見了小孩，總是又親暱又和順。我尤其不能忘掉伊在我面前怎樣地愛撫著伊家的那隻白色的、壯碩的、但似乎一直對我不曾懷過好意的牡貓。我那時竟真的這樣對自己說：

——一個喜歡小孩和動物的女人，會是很好的妻子罷。

這真是見鬼的荒唐事。其實伊從不曾喜歡小孩的。任了講師的去年，我對伊說可以有個孩子了。伊說：

「不要。不要，不要！還早嘛！」

我笑著。但心裡卻第一次感到一種不可自由的淒苦的情緒。而於今伊對於綠鳥的熱情竟遠不如我。但伊卻絕不是一個沒有情熱的那種女人。尤其在某些方面。

風鈴在雨的傍晚的風裡叮噠起來。這綠色的、不知其名的鳥，在籠子裡默默地瑟縮著，牠的羽色翠綠，喙長而略勾，雙爪深黑、粗大而結實。它就是那樣地瑟縮於一隅，不作一聲地彷彿標本一般。

3

幾天以後，雖然我為綠鳥買了一個很北歐風的籠子，供了鳥食和水，但牠依然只是瑟縮著，也不食、也不鳴。這樣一來，把我這從小便不會對鳥獸之類關心過的我，弄得有幾分心焦起來了。心思本該比較柔細的妻，卻一直很肆意地表現著伊對於綠鳥的那種過分的漠然。有一夜，就寢的時候，我說：

「這不成的，這不會給活活餓死嗎？」

妻吃吃地笑了起來。

「你就是神經病，」伊說，輕輕地搓著我的臉：「放牠走，不就成了嗎？」

似乎除了這麼辦以外，真的是別無他法了罷。我起身將鳥籠打開，掛在院子裡的矮樹上。荒唐的是，像我這樣漂泊了半生的人，竟因而有些為之淒然起來了。妻在身

後擁著我，伊輕聲說：

「不要神經病了罷！」

我良久沒了話說。伊便很驚訝地也沉默起來。燈光照著伊的白油油的、無眉毛的、卻十分女性的臉。那夜我一直睡不安寧。我不住地想著一隻空了的鳥籠；想著野貓的侵害；想著妻的面具般的臉。

但第二天一清早，我依舊看見那綠色的飛禽在晨曦裡瑟縮在開放著的籠裡。我因是感到一種隱秘的大喜悅，妻附和著我的喜悅。妻說：

「牠竟不走呢！」

就在這天在我不知什麼原由在休息室裡談起家裡的鳥。我明知這是個極愚蠢的話題，但我卻止不住要談起牠來。

「哦，這真是奇異的事。」教英國文學史的趙如舟說。

「趙公對鳥類，熟悉罷？」我說。

「不然，不然，」他說：「雖然家鄉是個多鳥的地方，但我並不專門。」

趙公於是述說在家鄉的春秋之際，常常有各色的禽鳥自四方飛來棲息，然後又飛

上牠們的旅途。他說：

「故鄉多異山奇峰。我永遠忘不掉那些禽類啁啾在林野的那種聲音。現在你再也看不見牠們成羣比翼地飛過一片野墓的情景了；天又高，晚霞又燒得通紅通紅！」

他於是笑了起來，當然是很落寞的一種笑。

趙公將近六十，卻沒有多少白髮。據他自己說，青年時代還是個熱情家呢。他翻譯過普希金、蕭伯納和高斯華綏的作品，至今還能有一點數目不大的版稅收入。但這畢竟是青年時代的舊事了。十多年來，他都講著朗格的老英文史。此外他差不多和一切文化人一樣，搓搓牌；一本本地讀著單薄的武俠小說。另外還傳說他是個好漁色的人，但這也不過是風傳罷了。何況他又沒有眷屬在此，這或許並不太足以爲罪的罷。

但至少他是個絕對無害的、晴朗的老教授。在休息室裡，只有他一個人能不作矜持，而開口招呼像我這麼年輕的人。所以，從此他幾乎每次都問起綠鳥的消息：

「陳公，怎樣？」他說：「怎樣？還是不吃嗎？」

「呃，不十分知道，」我說：「我注意著的時候，從來不曾見牠啄食的。內人和我都上班，這中間就不知道了。」

他的傾聽使我真是感激。因為我明白地看見那並不是話題而已。他總是彷彿要真切地得著一些關於那綠禽的什麼消息回去才滿意。有一次他忽然說：

「陳公，試試小魚或野生的果實看。」

他的臉閃耀著老人的興奮，以至於有些喘息的樣子。我也很以為是，一下課便匆匆地繞到市場上去辦一些新飼料。

果然那綠鳥找到了牠適合的食物了。牠由此不再瑟縮，反而在那北歐風的小籠子裡跳來跳去。遇著好天氣，牠竟也會啾啾地啼囀起來。

「呵，那是什麼樣的聲音呢？」有一次趙公熱心地問起來。

「乍聽起來，它和一般的鳥鳴無甚差異；也只是啾、啾罷了。但細聽又極不同。那是一種很遙遠的、又很熟悉的聲音。」

趙公突然沉默起來。他點起板菸，忽然用英文輕慢慢地誦起泰尼遜的句子：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學生問我：這個 call 到底是指什麼。」趙公接著說：「我就是對他們：『那是一種極遙遠、又極熟悉的聲音。』他們譁笑著說不懂。他們當然不懂！」

「是的。」我說。

「他們怎麼懂得死亡和絕望的呼喚？他們當然不懂！」

他笑了起來，當然也是一種落寞的笑。他抽著板菸，又「叭、叭」地把口水吐在地板上。這是很不儒雅的，然而我的心竟然微微地作疼起來，彷彿他在一口口地吐著他的苦楚。這是很和平日的爽朗不似的。

「十幾二十年來，我才真切的知道這個 call，」他繼續說：「那硬是一種招喚哩！像在逐漸乾涸的池塘的魚們，雖還熱烈地鼓著鰓，翕著口，卻是一刻刻靠近死滅和腐朽！」

「趙公！」我說。

我們終於還是在他的嘻笑中散了。我不敢說我能十分瞭解他的悲楚感，那大約無非是老年的一種心境罷了。但素來不喜愛泰尼遜的那種菲力士丁底俗不可耐的自足和樂觀的我，聽見這種對於他的詩的這麼悲劇化了的理解，還是第一次。

這以後約莫一個禮拜的光景罷。我到大學附近的一家館子用午飯的時候，一進店門便看見趙公向我招手，我走到他的枱子。他說：

「這裡坐罷。我們正好在談著你家的那隻 blue bird 呢！」

我於是向著和趙公同坐的一位穿著藍長衫的瘦小的長者點頭示意。趙公說：

「這就是陳公。這位是季叔城，動物學教授，我的老朋友。」

我們都說久仰久仰，然後便都坐了下來。

「一個半月前便從趙公那裡聽說您得了一隻奇異的綠鳥兒。」季公用一種如今廣播員都不會用的京片子說了話。那種語言溫文而又體貼，使這個健康顯然不佳的老教授頓時顯得很莊重起來。

「是啊，是啊。」我笑著說。

「我們是多年之交，每天在一塊吃飯。」趙公說著，一面便為我們的新杯子斟著酒：「他緊問我，我也緊向你打聽。」

這樣，三人便笑了起來。

據季公自己說，他有一個臥病已經七八年的妻子，是個極愛小動物的女人。季公偶然把我得著那飛禽的事說給伊聽，立刻便引起了伊極大的興趣。

「伊每天總要在進餐的時候問起你的綠鳥兒，我便只好從趙公這兒帶點談助回去了。」

季公說著，不時有些羞怯地迴避我的眼睛，而且微微地漲紅了臉。於是我便又說了一些綠鳥的近事，並且爲它描寫了一番。

「綠色的鳥是一向不少的，」季公說著，因著沉思而皺起了眼鏡後面的眉宇：「可是光只是這麼聽您講，是不容易判斷的。」

我於是便邀他到家裡來看，不料他卻是個極端膽小而客氣的人。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忘不掉這一對相依爲命的老夫妻。心裡想著：那種愛情一定和我的不同的罷。他們像誰了？像愛倫·坡。但我一下子便爲這個不倫不類的聯想獨自笑了起來。